

# 黑色城堡

潘洪禹 著



### 作者小传

潘洪禹，原名潘洪玉，男，祖籍山东昌乐，1927年12月生于辽宁抚顺。自幼爱好戏剧，四十年代末在矿山做群众文化组织工作时，写过戏和曲艺作品，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曾担任多年厂矿企业的宣传干部和报纸主编。五十年代末调抚顺市文联，任文联机关刊物《文学新兵》编辑部主任；六十年代初调辽宁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为深入生活，在矿区兼任实职。

作者数十年创作的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绝大部分是反映煤矿工人生活与斗争，其中中、短篇小说《来到千金寨》《黑地獄》《纪长林》《师傅》《疯人院奇遇》等，发表、出版后在读者当中产生过反响。《黑色城堡》为作者创作的多部系列长篇小说中的一部。

---

## 编辑说明

作家的作品宛如千山红叶，叶片或薄或厚或浓或淡，都在悄然临风，装点霜天。

为推进创作，检阅辽宁文学创作成果，展示辽宁作家创作风貌，并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积累资料，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决定从1988年开始编纂《千山文库》系列丛书，以图展示千山红叶的斑斓色彩。

《千山文库》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各文学门类的著述和在版资料集构成。有作家新作、自选集、个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和综合性选集。《千山文库》将根据作家的创作积累和文库本身的实力安排出书计划。

几经努力，方才建成这小小文库，而要使文库不负“千山”之名，非一、二十年努力不可。编委会自当奋力工作，亦望得到会员作家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  
《千山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

## 序 言

金 河

据说，荆轲刺秦王没能得手，主谋燕太子丹见势头不好，逃到了辽南。辽阳附近的太子河因此得名。河不大，还经常闹水灾。就算这事是真的，同中原、沿海比，东北地区也开发较晚，传统文化的积淀不很丰厚。在孔夫子率领他的门生为儒家学说奔走呼喊的时候，东北还是一片闾然的文化旷野。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传统文化向东北辐射、扩散的进程。东北文化的躯干依然是中原文化。

东北地区少一些传统文化的沉积，也少一些传统文化的禁锢，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东西。在中原传统文化向东北扩散的同时，女真人、契丹人，高句丽人、蒙古人以及其他生活繁衍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干戈和玉帛的不同方式投入了创造东北地区文化的历史长征，并数度入主中原。后来，它们失去了盛世雄风，留下了渤海遗址，高句丽古墓，中京辽塔，萨尔浒古战场和努尔哈赤的福陵。除了这些夕阳残照中的古迹还有什么？几百个难认的契丹文字、梅登

格登的木底鞋和旗袍？或者是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别的什么遗风？我想不是。我以为少数民族对东北文化的宝贵奉献最重要的部分是隐形的。由于隐形，所以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民族的心理、气质、个性和观念。强悍好斗，勇于冒险，不拘成法，喜于吸收，坦率粗豪，也有刁滑懒散。永久地浸润东北大地的这些文化成分给东北文化增添了可贵的力度。

移民也是东北的历史功臣。这些关内的饥民和流放犯算不上英雄豪杰。“闯关东！”难得一个“闯”字。没有点冒险精神，没有“豁出去”的气概，是难以在这块荒蛮而神秘的土地上创业生根的。直到今天，白胡子老爷爷的永久性话题也是一根扁担两只筐的开拓史。

今天的东北是一个生气勃勃、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东北。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几乎它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代表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它为东北人表现个性提供了世纪舞台，也为东北文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原料。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未见文学的参天大树从文化的寸草之地长出来。但文化准备并不完全决定于历史的长短。世界上不少没有悠久文化传统可供夸耀的国家和民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现代文化，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科学文化天才密如繁星，使人眼花缭乱，趋之若鹜。

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经济的，人文的，自然的，文学的，非文学的——不管从某一个角度看，还是从综合条件看，东北的作家不应该有弗如之叹，不该自卑，东北有条件创造出壮盛的文学局面，有条件出现众多的一流作家和作品。

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十年中（1976—1986），东北地区的文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一些早就饮誉文坛的老作家不断有新的突破。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带着虎虎生气走上文坛。更大一批人正在强劲播响文学之门。我们有理由为此欣然，但也有必要自省——我们还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境界。

更新观念，开阔眼界，广采博收，交流借鉴，深入生活，改善体制，落实政策……文学本身的，文学以外的，个中原因和对策可以举出千条万条，条条都有道理，差不多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说的，认真努力就是了。

但是，在这千条万条中，有一条是要经常注意的：创作主体的心态问题。我总觉得我的许多同行在创作和竞争中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靠爬格子吃饭，做梦都在爬，但又常常把自己当做文学殿堂的不速之客。有如小女子不得不去叩大老爷堂前的皮鼓，在呜呜咧咧的堂号声中低眉顺眼、颤颤巍巍地来到堂前，一面“启禀大人”，一面心里咕哝：“大人允许吗？这样说行吗？会不会挨板子？”文学殿堂中有成就大小者之分，却没有老爷与小民之别。进入文学殿堂的人都应该有“王朝马汉开道”的气概。我非常欣赏杨大群同志的一句名言：“往写字台前一坐，我就是托尔斯泰！”充分自信的人是幸福的。我常常犯自信缺损症。

自信，不能理解为占山为王，夜郎自大，自吹自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里充塞着狭隘、无知和盲目。搞文学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更有甚者简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而对好听的话又过于沾沾自喜。这不是我羡慕的自信。相反，我觉得这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症候。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过于看重别人对

自己的反应。

作为一种可贵心态的自信是一种强韧的主体意识，即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意识。它要求对自己投信任票，相信自己的才干和潜能，对自己选择的合理性与成功坚信不移，并努力调动自己的全部条件去实现。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要跨过去。没有船，求羊皮筏子；没有羊皮筏子，就得泳；不会泳，可以现学。相信自己能学会，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就演练过。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要做到不为鼓掌喝彩晕头胀脑，也不为烟枪蛙去扰乱所为。

虽然自信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它的效应却远远超出了精神、心理的界场。古人云：人皆可为尧舜。这里讲的是道德实现。而把尧舜当作有本字的大人物，这个判断也同样成立。人的潜能简直大得惊人，不亚于原、核。据西方有关学者研究，一个人勤手苦练、宵衣旰食于一辈子，自己的潜能也只开发了区区百分之四！倘把人的潜能比作核能，那么自信就是轰击它使它发生裂变的高速粒子！现代心理学家证明，信心不仅能使人增添聪明才智，还可以改善人的气质、风度，使人的嗓音变得圆润悦耳，眼睛变得明丽迷人，甚至体型也会变得健美多姿。神了，倘若我们这里作家能多一些自信和强者意识，少一些自卑和游疑，也许我们就干得更漂亮一些。

当然，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作家的自信能全部解决的。出书难，就是一个不大不小、不大好说又不能回避的烦人问题。跟国外同龄作家比，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都偏少。过去，非文学的东西对作家骚扰太多，政治运动搞得人如惊弓之鸟，大批判，天天搞，柴米油盐酱醋茶，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坐在写字台前的时间少得可怜。现在，这些问题基本

解决了，或者开始得到解决，可是惨淡经营，写出书来出不了，不是也够糟的？也许这是中国作家天生的苦命？

不能出版，先放在那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倒是好主意，但前提条件是作家们须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不然老婆孩子都不会让你继续去制造废纸。走俏的书有两种：一是发行量大、有经济效益的通俗小说，一是有较高文学价值、能给出版社带来声誉的名家杰作。但是，这两类作品又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达标的。作家谁不想把作品往好里写？大文豪也不是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何况一般？

自信不能在云端产生。成果往往是自信的培养基。哪怕一颗天生的自信种子，自信的结果总化作一缕青烟，自信也会枯萎。就算你的自信象钢丝一样坚韧，总是用失重的锤子敲它，也会脆化和断裂。金属也会疲劳。我们编辑出版《千山文库》，就是为分会作家把创作成果变成社会财富聊尽绵薄。希望此举能保护和增强作家们的自信。

在《千山文库》的编辑出版中，得到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诚挚扶助。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会感念此种远见和功德。

1988年4月

## (一)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灾荒年已成定局，秋头子又连降暴雨，泛滥成灾。这一年西伯利亚的寒潮来得也出人预料的早，简直让人难以抵御。在万宝镇矿务局营造坑木林的山区林场范围内，一场大风过后，淅沥淅沥的小雨没完没了地下，一连下了三天不开晴。不管是白天和夜晚，荒野与群山一派溟蒙，让路上的行人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这天傍晚，有一男一女身穿着雨衣，肩上扛着老式猎枪，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小径上行色匆匆地走着。有时他们停下脚步，不是寻觅什么，就是辨别方向。奇怪的是这一男一女虽然身穿雨衣，可竟让雨衣上的帽子搭拉在后背上，任雨水淋湿了他们头发和面颊。那个男人有四十开外的年纪，身量不高，但很粗壮；四方脸，小眼睛，嘴角间有一块伤疤，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块缝合的疤痕使他的下唇比上唇长出来许多，看上去他整个脸上的五官布局全错了

位。那女人至少要比男的年轻十岁，她长得端庄秀气，尤其是脸上那双一汪泉水似的大眼睛，还透着青春妙龄的风韵；梳着发髻，一身东北农家妇女装束，使她的秀气里透着纯朴。原来这一男一女是夫妻，男的是这万宝镇矿务局营造坑木林的山区林场的护林员，叫曲崇武，妻子叫林凤珍。她既不是林场的职工，也没有护林的任务，这夫妻两今天冒雨进山，是来找人的。

原来在前几天收“山货”的时候，矿上发动群众救灾渡荒，组织了一批矿工和家属到这山区林场来采集能当代食品的橡子。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矿工的女儿小芹，误入林区的原始森林迷途失踪，至今没有下落。此时，矿上洪水为患，世界上颇有名气的万宝镇露天矿矿坑里积水成灾，在这濒临危境的情况下，又出了这种事情，逼着局里派出以原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邬进诗为首的三十多人的搜索小分队，到林场来找人。这三十多人饥肠辘辘，风餐露宿、翻山越岭，以篦梳式搜索山林之后，仍然没有见着个人影儿。今天一早小分队又化整为零，两三人编成一组，分头进山去找小芹。其中邬进诗和一个刚在反右倾运动中当典型受批判的矿务局副局长路维荣为一组，天没放亮就从林场护林员驻地出发了。对于邬进诗，曲崇武两口子都很了解，他是从戎马倥偬生涯中过来的，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困苦环境的磨练，而且他也熟悉这山区林场，估计进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曲崇武两口子知道他还带着个上了年纪、而且正在患病的路总工程师。曲崇武两口子认为，他们是这林场的主人，他们不愿意再在他们这里发生问题，而且他两都和老邬有点交情。这一次，他们也听说老邬和彭德怀的问题沾边，在市里被点

名批判的事了，约摸他此时的心绪肯定不好，走路没准也会转向。再者，他两知道老邬和路总早晨只喝了碗大麦粥，没有带着可以充饥的东西，这怎么能行呢！因此，这两口子见老邬和路总午间没有回到驻地，便商量着出来找人。可要知道，在远离驻地的山林里，就是这林场雇用的间伐林木的林业工人出入，也都须按着自己在树干上刻下的标记找路和辨别方向，何况在丛林深处也常有狼虫虎豹、山猫野兽出没，所以往常进山至少要有两人同行，并且须携带护身的家什儿，要遇上山兔、狍子、野鸡什么的，还可顺便捎回点野味儿度荒充饥。今天曲崇武两口子过晌就出来了，可是穿山越岭走了一下晌也没寻见老邬和路总。前两天小分队结队进山林的时候，是一边寻觅一边呼唤，他们知道：哪里有喊小芹的声音，哪里就有人，就是到了夜间，还可以用手电筒光亮发射信号呢。此时，这两口子用眼看去，是烟雾茫茫，侧耳听来，是淅沥淅沥的雨声，山连山，林挨林，偌大一片林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眼望去渺无人迹，要找到两个人可真叫大海里捞针哪！

曲崇武和林凤珍趟着落了厚厚一层柞树叶子的羊肠小径，一颠一滑地穿过矮柞树林子，眼前又出现了泥泞的沼泽地。

“咱俩是不是又打迂回战了？”曲崇武说。

“是又走回来了！”林凤珍辨别了一下地上的脚印，说，“看样子有人来过，也许他们就在这里迷了路，打磨磨呢。”

曲崇武双手做筒扬着脖子，扯开嗓子喊叫：

“邬——局——长——，你——在——哪——”

没有人回答，只有四周重叠的山壁荡回的回声；这回声在群山上空起伏，回荡，经久不息。

“难道老邬他们俩从这上了北山……？”

林凤珍充满了疑虑。北山是这山区林场最为险峻的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原是一片原始森林，与长白山脉的杂乱、繁密树丛相接，过去有许多生人误入森林深处迷途失踪。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的最安全的掩蔽所，这还不说，令人担心的是，在这山峰的西面，掩藏在浓密的杂林丛生当中的有一个峡谷高壁，这里的人管它叫狱门，它下面的悬崖便是“鬼谷”。在矿务局没有接管山区林场之前曾经发生过多起坠涧丧生的祸事。如今，凡是到林场来者他们都再三嘱咐：严禁攀登北山，为了防止意外，就是护林人员进山也要携带着指南针。根据曲崇武夫妇所知，采橡子的人都是集体行动，小芹也不会擅自登山，这一切曲崇武也都向这次来寻小芹的搜索小分队讲过，老邬不是不了解情况，他能贸然行事么？这倒也很难说，邬进诗一到这山区林场就当众表过态：“就是找不着活着的小芹，也得找到个尸首。”看来，事情若是没有个结果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发生小芹失踪这一事件的始末曲崇武夫妇是最清楚的，号召组织部分职工和家属进山采橡子是原矿务局副局长陶然一手抓的，并且由他亲自带队，而邬进诗因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当了典型，挨了批，被贬丢官靠边站了一年多了，事情并没有他的责任。至于这一次为什么让他带队到山区林场来找人，据曲崇武夫妇猜测，不是组织上要考验他么，也是要让他人受过。总之他夫妇俩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合情理，要知道，这个任务甚至比指挥几万人挖煤还要难那！

曲崇武和林凤珍上了山，进了桦树林时，树干上还蒙着白的柔光，过了一会儿，林子里由橙黄变成深灰，成了浑浊世界。一只白日栖息洞穴夜间才出来觅食的獾子在曲崇武的脚下窜过，他让人知道暮色已经降临。多么可怕的黑夜，似有似无的轻风使丛林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如瑟瑟絮语，如踢哒脚步声；或被惊扰的小鸟翻飞，或草丛中蛇蝎逃窜；一只猫头鹰发出单调、凄厉的叫声，为这夜色增加了阴森气氛……

“怎么，你害怕么？”

曲崇武见林凤珍紧紧依偎着他，并且感到了她的身体在微微瑟缩，便低声问道。

“不！是有点冷！”

曲崇武知道妻子不会对他娇柔做作的，他是最了解她的为人了。早在日本入侵占东北，中国人民进入斗争最艰苦的那个年月里，尚且年轻的林凤珍，作为一个名不载册的“交通员”，为加强“抗联”与矿工的联系，就曾经常出没在这山区森林与矿工工房之间。就是今天他们要找的那个邬进诗，四一年在鲁中战场上身负重伤后被日军所俘，让日本人押送到这万宝镇煤矿服苦役时，是经过矿上矿工和当时在农村当小学教员的林凤珍的掩护，几经辗转才得以重返抗日前线的。当时他曲崇武和林凤珍还是路人，但他知道她是个饱经沧桑、久经磨练的人，现在不是因为处的环境使她胆怯，而是为老邬和那位患病的老工程师的处境担心。曲崇武何尝没有想到，如果不是熟悉这山里情况的外来人，象小芹和老邬、路总他们，一进入这令人莫测的迷谷，就如掉进了陷井，就是钢浇铁铸的汉子，也让他无计可施。听，远处“嘩

——”啼饥号寒的一声狼号，老邬和路总要真在这林里，岂不真是委肉虎蹊了。

“鸣枪吧！”

曲崇武不是和林凤珍商议，而是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装上枪砂，他的话还没落音，“咕冬”一声他那老洋炮似的猎枪就响了。接着，就又扯开嗓子喊叫：

“邬——局——长——”

曲崇武放的这一枪并不是吓唬狼群的，目的是给迷失方向的人一个信号。这一枪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草丛、鸟巢、树窟和洞穴里的小动物倾巢而出，山雀冲出叶子的密网，松鸡和松鼠在草丛里窜来窜去。一时间螭塘沸羹，定会让那些弱小的生灵感到是置于一个人喊马嘶、硝烟弥漫的战场，从而自相惊扰，然而那远处的狼号反而愈来愈近了。

“邬——局——长——我——们——在——这——里——”

林凤珍也扯开嗓子喊着。

“你听，”曲崇武摆了摆手侧耳听着说，“是不是有动静？”

林凤珍屏息静听，显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微弱的呼唤声，但是让人很难辨别，是答应还是呼救？她更加焦急了：

“快！是这前面！老邬可是带着手电筒的，注意信号……”

曲崇武夫妇不顾脚下藤缠蔓绕凸起凹陷，一步一趔趄，步履维艰地摸索着隐约能辨的呼叫声而去。他俩爬攀这一道猎人狩猎堆积的土岗之后，就断定前面的呼叫声是老邬和路总了，过了一会儿，答应声就清晰可辨了。

“你——是——谁？我——是——老——邬——”

曲崇武夫妇听到这声音虽然心里落了底，脚下可不敢松懈，因为此时满山遍野发出了“嗥嗥”的狼号声，是狼群！他们象捉迷藏的一般，从杂草丛生的土岗子间又钻了约半个钟头树林，这才看见了前面的电筒光亮。那光亮先是象一只萤火虫在蠕动，后来，待曲崇武夫妇逐渐靠近它时，借着双方两支手电筒的光亮，总算看明白这一切：那个本来是大高个，宽肩膀的邬进诗，现在哈着腰弯着背；他那白净的脸上，现在就象熟透了的高粱穗子，红里透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由肿胀的眼皮所掩盖，上嘴唇和阔嘴巴上胡子拉碴，活象一个囚犯。身上的紧身劳动服和头顶上蓝布帽子，满是让树枝刺藤挂破的口子，看上去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他哪里象个仅有三十几岁的人呢，简直就是个残年老人。

曲崇武夫妇只见了老邬，还没看到路总，心里不免焦急，可待他们同老邬扑在一起时，这才明白，原来路总是哈趴在老邬的背上了……。

## (二)

就是在被贬的邬进诗去矿区林场寻找失踪的小芹的时候，万宝镇矿务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大改组。原来领导运动的副局长陶然，在还没正式任命局长的代局长期间破格晋升，做了市委常委、工业部长，兼矿务局的局长、书记。原来担任他现在这个工业部长职务的秦彦明因为工作不力而调任矿务局常务副局长，——陶然不在的时候主持日常工作。

市里管事的说这个安排是根据“干部轮流制”的精神正常调动，而下面的议论叫它是“走马换将”；群众心里明白，此次干部变动是根据运动中的表现或升或贬。

陶然仅有三十多岁的年纪，他的头发就有点谢顶了；肚子也过早的腆了起来；一副灰白的脸，眉眼中给人一种不大能察觉的机灵；能言善辩，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在万宝镇矿上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他不光是个“嘴碴子”，也是万宝镇公认的“笔杆子”，论起抓工作不说是游刃有余吧，倒也算得上精干，得力。他到市里任职第一天，就借在矿务局三角型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的“生产、救灾双丰收庆功大会”上表示要决心抓好矿区生产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发表施政方针吧——。他做报告总是有点煽动性，而且很有条理，台下，尽管有的人对他讲到的数字和肯定的工作成绩表示怀疑，或者明知他是夸大事实者，也都不能不跟着鼓掌，因为他们也晓得陶然多咱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讲话的。总之，今天这个会开的是很令人振奋的，谁料，就是在这个全局的干部会还没结束的时候，局属的万宝镇露天矿发生了事故。

天快擦黑的时候，十几辆轿车，从市中心驰向那沿坑的蜿蜒公路，人们从蒙蒙细雨中看那闪烁的车灯去向，断定是雨季以来大家为之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个以燃料、动力和原料工业为主的城市，位于灰河水冲积的平原上。属山地丘陵地带。整个城市和矿区处在一条狭窄的走廊上，南北两侧蜿蜒山岭是它的天然屏障，东临山区，西近省城。城市中心，人称为“一河，两湖，三口井”。一河就是东西横贯中心的灰河；两湖是指犹如两座人工开凿的人造湖般的露天矿矿坑；三口井则是三个年产近千万吨煤

炭的三个井工矿。其中万宝镇露天矿坑则为世界闻名，机械化程度较高，年产可占全省煤产量的百分之五十。露天矿生产较之井工生产成本低而又安全，人称“地下工厂”。露天开采当然是利多，但是也有弊端，比如说占据大量土地；再如今年这种雨天，排水就是个大问题了。真正的雨季还没到来，灰河水位就要临警戒线了。假设积水淹了矿坑，停产事小，泡毁了设备，机械，就会覆巢无完卵了。

露天矿坑除了渗透地下水，还直接接收降雨和地面水，这样，露天开采的防、排水工作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了。已往解决这个问题，就象人们常见的处理地面坑洼里的积水那样，接上管子接上水泵抽排，可到后来这矿坑愈挖愈大、愈深，再沿用这种办法，正常年景，一般积水，只要增加岸上水泵，倒也能维持；可是一遇意外，沥涝成灾，那就是海水斗量，救火扬沸了。这个问题历史上没解决，外国人也沒解决。万宝镇解放以后，当时在这矿上担任工程师的路维荣和矿上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合作，利用原来已经被日本人废禁的井洞——这个井洞已经延深到矿坑的底下，所以叫做坑下井——采取了一个叫作“釜底抽水”办法，才算找到了一个从根本上整治积水的门路。顾名思义，釜就是矿坑，让积水从这个坑底下渗到类似灶坑的井洞里——井洞里边有蓄水池——然后再从这“地下水库”里将水排进灰河，这样一来不仅是应急措施，而且确比直接排水先进。可是由于这个“地下水库”原是一处废井，安全条件甚差，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一定的人力、物力去维护、修复才行。按说，要从根本上整治水患，这也是上算的，可是到了“大跃进”期间，在这矿上督促“夺煤大战”的陶然竟同意批准将以防、